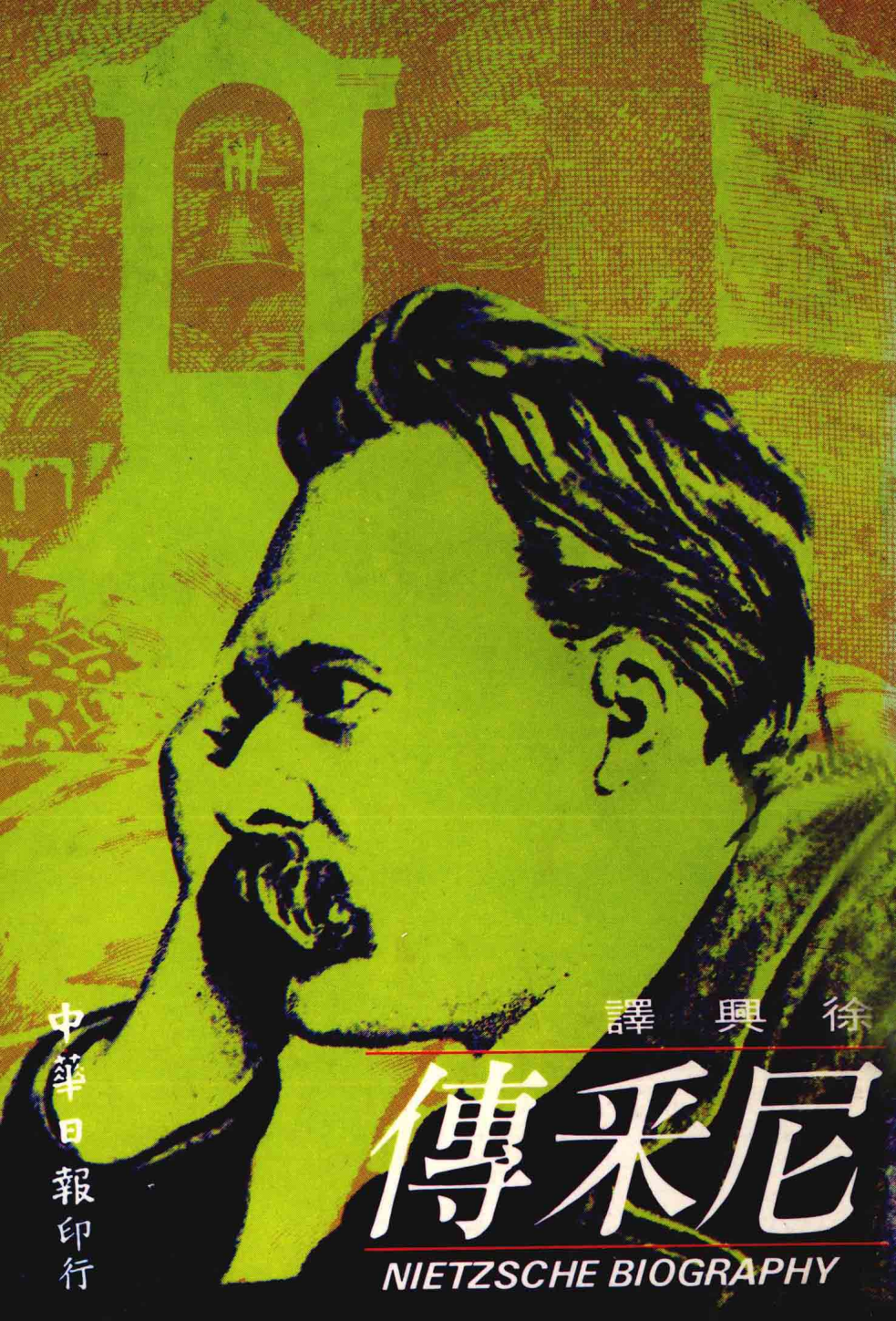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譯 興 徐

# 尼采傳

NIETZSCHE BIOGRAPHY

中華日報印行

七十之書叢學文記傳報日華中

# 尼 采 傳

著原培思耶・爾卡

譯 興 徐



行印報日華中

# 目錄

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部 | 尼采的一生   |     |
| 第一章 | 傳略      | 三   |
| 第二章 | 尼采的發展過程 | 二三  |
| 第三章 | 朋友和寂寞   | 四七  |
| 第四章 | 病       | 八〇  |
| 第五章 | 結束      | 九三  |
| 第二部 | 尼采的基本思想 |     |
| 第六章 | 人       | 九七  |
| 第七章 | 真理      | 一二九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八章  | 歷史和現世紀·····  | 一六〇 |
| 第九章  | 世界的詮釋·····   | 一七三 |
| 第十章  | 界限和來源·····   | 一九七 |
| 第三部  | 尼采的思想方法      |     |
| 第十一章 | 生命和知識·····   | 二一七 |
| 第十二章 | 如何去瞭解尼采····· | 二二八 |

# 第一部 尼采的一生



## 第一章 傳 略

生命的歷程：尼采生於洛肯（Röcken）的牧師公館。父母雙方的祖先中都有過牧師。當他五歲時，父親就過世了，母親便遷到諾姆堡（Naumburg）；尼采在那裡和比他小兩歲的妹妹一起，在女性親戚羣中長大。到十歲時，他進入諾姆堡的文法學校（grammar school）就讀，到十四歲時（一八五八年），他獲得普夫達中學（Schulpforta）一份包括食、宿和學費的獎學金（Freistelle），那所莊嚴的寄宿學校，因其傑出優秀的人文教師而出名。到二十歲時（一八六四年），他開始在波昂修習兩學期的大學課程，他加入那裡的弗蘭柯尼亞兄弟會（the Frankonia Fraternity），於一八六五年，當他發現它在實際上不能與他所懷抱的理念吻合時，他才撤銷了會員資格。他和他的老師李歇爾（Ritschl）從波昂到了萊比錫；他和歐文·洛德（Erwin Rohde）在那裡成了這位語言學大師最傑出的門生。他在此地創立了語言學社（the philological society），出版語言方面的研究報告。甚至在他修畢學分以前，在李歇爾的推荐下，便已獲得在

巴塞爾 (Basel) 的教授位置。李歇爾寫給巴塞爾當局的信上說：「三十幾年來，在我眼前力爭上游的青年俊彥不計其數，我沒有見過一個年輕人如尼采者，成熟得如此快，而又如此年輕……：我敢預言，如果天假以年（願主賜他長壽！），他終將會成為德國語言學者中的頂尖人物。他目前祇有二十四歲：堅強，結實，健康，且身心都很健全……。他是萊比錫年輕語言學者中的偶像。你會說我描寫得有些令人不可思議。嗯，他事實上却是如此；同時，他也溫馴，謙遜……。他心志專一，他會達成所交付的任務的。」

尼采在精神崩潰以前，便開始了二十年的教學生涯，自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九年，他是巴塞爾大學的一名教授，且如 J·蒲克哈特 (J. Burckhardt) 一樣，也在教育學院 (The Pedagogical Institute) 擔任六小時教席。巴塞爾市的貴族家庭任他出入。他與大學的優秀學者們——如 J·蒲克哈特、巴克封 (Bachfen)、休斯勒 (Heusler) 和祿底梅耶 (Rütimeyer) 建立了相當親密的關係。他和同住一棟房子的一位朋友歐弗貝克 (Overbeck) 之間，也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友誼。他與人們聯繫的巔峯——事實上是在他的一生中，而如此令人難忘的——是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二年間，在琉森 (Lucerne) 附近的屈布森 (Tribtschen) 時，與理查 (Richard) 和柯西馬·華格納 (Cosima Wagner) 間的頻繁來往。他於悲劇的誕生 (The Birth of Tragedy) 一書出版後，就被排擠出語言學界，而由范·維萊莫維茲 (Von Wilamowitz) 接替了他的位

置。接着，巴塞爾的語言學者們都紛紛疏遠他。一八七三年，他開始得了那種胡言亂語症，以致迫使他於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間請假一年。那一年，他把大半時間與 P·雷以 (P. Ree) 消磨在索倫托 (Sorrento) 的磨維達·范·梅森堡 (Malrida von Meysenburg) 的家中。一八七九年，三十五歲，他因病而被迫辭去了教職。

第二個十年期間 (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九年)，尼采從一地旅行到另一地，是爲了要尋找一個能舒解他的痛楚的氣候，因爲季節的改變，他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呆上幾個月。大部份時間，他逗留在恩加汀 (Engadine) 和里維拉海濱，偶而在威尼斯，最後則在杜林 (Turin)。冬天最常消磨在尼斯，夏天則在西爾斯——馬力亞 (Sils-Maria)。如流浪的使者一般，他在原野和簡陋的房間中過着樸素的生活，白天則在鄉間漫步，戴着一副綠色的遮陽板，以保護兩眼不受陽光照射，且與形形色色的遊客接觸。

當他早期的出版物——悲劇的誕生，和反駁史特勞斯不合時宜的沉思 (Untimely Meditations) 的第一部——引起了一陣轟動，受到了熱烈的讚賞或粗魯的指斥，而他的後期作品，卻可以說是成功的。警句集畢竟銷數寥落，而尼采也得了健忘症。特殊的環境，使他與出版商間陷入了僵局，他最後自費出版作品。祇有當他在清醒的最後幾個月中，他才體會到即將到來的令名之最初訊息；關於這一點，他沒有一刻疑惑過。

自失業後，他就專心致力於他真正所領會的使命感上，真可謂過着與世無涉的生活。當他的健康略有起色時，他就希望重新與實際世界接觸。一八八三年中，他擬定了在萊比錫大學講學的計劃；但是，大學當局則認為這種講學計劃不可能實施，主要因為他有問題的作品內容之故。尼采繼續留在世界外，而當他設法使自己專心於工作時，就逐漸變得緊張起來了。

一八八九年一月，當他四十五歲時，由於一條腦神經的錯亂，引致了他的崩潰。一九〇〇年，死亡結束了他纏綿的疾病。

尼采的世界：尼采可以在其中行動和觀察，思考和表達思想的世界——首先，在他的青年時期——由日耳曼文化，以及人文學派，詩人和愛國主義的傳統，而傳達給了他。

尼采拾起了古典語言學的研究。這一研究不僅提供了他畢生以之的偉大古典觀念，而且，當他還是一名學生時，它也引導他與一位偉大的天才一次幸運的會晤。李歇爾的古典語言學研習會，在哲學方面的闡釋技術是獨一無二的；各行各業的非語言學者，甚至包括許多學醫的人在內，以學點「方法」的觀點，而參加了這一研習會。在李歇爾所提倡的技巧和態度上，有一些為每種科學所共有的基礎：即區別真 (real) 和非真 (unreal)，事實和虛構，可顯示的知識和意見，以及客觀的確信 (objective certainty) 和主觀的信服 (Subjective conviction) 之藝術。祇有集中注意力於一切科學所關切的共同點上，吾人才能清楚地獲得有關科學知識本質之理念。

尼采於此就體認到學術研究者之本質了：他的清廉，他不斷與自己思想的嚴格鬥爭，他的純樸和不矯飾的感情。

尼采明確表示的教學衝動，祇找到極為罕見的真實性。他在教育學院，以最清醒却日漸不耐的心情，履行如一位大學教授的任務，和如一位教師的責任。在他擔任教授職務的整整十年中，當他履行嚴格的教授責任時，他過着緊張、艱困的生活狀態，儘量保持充沛的精力，致力於引起他入迷，却也挑逗着他，而仍未明確顯示的召喚。

一八六七年——一八八年間，尼采投入諾姆堡的野戰炮兵隊服役。然而，當他躍上戰馬，遭到引起化膿結果的一次傷害、和連續數日輾轉床第的疾病時，他的服役就提前結束了。當一八七〇年戰爭期間，他志願充當一名看護兵。他對他擔任教職的中立國之忠誠，不允許他充當一名戰鬥員。他受到痢疾的折磨，甚至在戰爭結束前，就已回到他的教授崗位上去了。

事實上，尼采自二十五歲起，直到他的生命結束，就一直住在國外，即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，他從國外來看日耳曼民族，在他的世界觀上，產生了非常大的差別。他在國外的地理環境上，使得他的嚴格見解更趨敏銳，就如在邊界上生活的人們，所共有的情形一般。並且特別是到了後期，他因不斷旅行之結果，當他冒了飄泊不定的危險時，更認清了這一共同現象。環境改變，不斷地製造一再更新的感觉上刺激，能使得一個人生活在不斷擴張，以便擁抱任何可獲得真正實體

的地平線以內的事物。並且，由於對故鄉的憎恨感，因遙遠的距離而強化了時，更提高了一個人對故鄉的愛憎感受。

因尼采對世界、職業、朋友和教學活動的疏離感的結果，他必須從涵蓋極廣範圍的閱讀計劃中，去索取新的經驗；不過，在數量上，因他的眼睛之故，而必需加以限制。當我們知道，他於一八六九年和一八七九年間，從巴塞爾圖書館所借閱些什麼，並且知道他自己書房中的大部份圖書時，我們固然不能斷然說，他都讀過這些書，然而，它們都經他撫摸過，並且，在若干方面，都引起過他的注意，是可以斷言的。他擁有逐週寄給他的新書目錄（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一日，致歐弗貝克函），並且，他不斷計劃留在有大圖書館的城市中（一八八四年五月二日和八七年九月十七日，致歐弗貝克函），畢竟這不可能祇是曇花一現的現象。

特別醒目的，是大量討論自然科學，和民族學的書籍，活像他希望和研究語言學時，決心要疏忽實際知識似的。對這些書籍的略讀，也許就已經刺激他了。但是，就大體來說，這些書的內容，都低於他的水準。因此，僅可視為關於生物和物理科學方面，實際是第一手資料的一種代替品。

尼采能從相當有限的閱讀中，發現如此多，是十分令人驚奇的。他能立刻抓住要點。當他閱讀時，他能想像出書籍的作者，且本能地感覺出他們所思和所寫，相當於什麼，和他們所意指的

事實是什麼。他不僅清楚他們的主要素材，並且也清楚採用爲主題的這些主要素材的思想本質。

文字和思想，時常直接從閱讀的素材傳給尼采，那是就他對哲學的專心上，比他對表達方法之實際起源上，較少有意義的一個事實。從歌德作品中發現的「超人」一詞 (superman)，和從海姆 (Haym) 作品中發現的「文化俗人」 (Cultural philistine) 一詞，比起他從鮑格特 (Bourget) 作品中所取用的透視法和「頹廢」等表達，就比較不重要了。如尼采的這種感受性——自然發生的，直接運作的和全盤吸收的——對每一創造性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。

尼采甚至還是一名孩子時，就已經有哲學研究的立場了。叔本華成了這位年輕人心目中的哲學家。而 F. A. 藍哲 (F. A. Lange)，史比爾 (Spir)，塔克穆勒 (Teichmüller)，杜林 (Dühring) 和范·哈特曼 (E. V. Hartman) 提供給他有關傳統的概念。至於一羣偉大的哲學家們，他祇精讀過柏拉圖。然而，這就是一位語言學者而言的。(在後期，當他知道了自己知道柏拉圖何等貧乏時，他非常「吃驚」。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，致歐弗貝克函)。他的哲學研究的實質，主要不是對這些著作之研究而獲致的；而是他對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世界的沉思而發展出來的：首先是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，然後是西奧格尼斯 (Theognis)，接着是悲劇詩人們，最後是修西的底斯 (Thucydides)。成爲他對哲學興趣之一種結果的，是他對戴奧真尼斯·拉底烏斯 (Diogenes Laertius) 的研究，提供了他若干哲學史的知識。幾乎從未透澈

研究過偉大的哲學家，並且大部份的知識是依靠二手資料的尼采，仍然有能力獲得由傳統傳遞下來，且已枯竭了的思想外殼以外的主要泉源。在他自己本性的督促下，他逐年對真正的哲學問題之掌握，就更具決定性了。

就以他對哲學研究方法的一種結果而言，他受到許多詩人們（嚴格說來，也許可稱做哲學家）所吸引。當他在青年時期，他被賀德林（Hölderlin），特別是恩貝多克利（Empedocles）；西元前五世紀之希臘哲學家和政治家）和亥伯龍神（Hyperion，希臘神話 Uranus 與 Gaia 之子，太陽神 Helios，月神 Selene，黎明神 Eos 之父，後被認為 Apollo 神）弄得心神盪漾；在後期時，被拜倫的孟弗瑞特（Manfred）所迷住。當晚年時期，他也籠罩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之下。

也許，他在音樂上的興趣，甚至更要根深蒂固和致命，再沒有一位哲學家對音樂會如此陶醉，或者發現音樂如此不可抗拒的。甚至還在童年時期，他已完全被音樂所迷住。在他的青年時期，他就已準備學生致力於華格納（P. Wagner）的音樂。他對華格納是無條件醉心的，他在生命的後期時坦認：「一直到末了，我是一位除了調子外，找不到別的慰藉的老樂師。」（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，致蓋斯特函。）一八八八年中，他對音樂的依戀甚至更趨強烈：「音樂目前帶給我前所未有的真正經驗。它使我清醒，使我孤立於自我之外……而每當如此時，它賦予了我力量

每一個有音樂的傍晚過後，緊接而來的，是充滿着斷然決然的洞悉力和觀念之翌日清晨。……沒有音樂的生命，簡直是一種錯誤，一種困境，一種放逐。」（一八八八年元月十五日，致蓋斯特函）。對他來說，「太陽底下，沒有比音樂的命運，更值得關懷的了。」（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，致蓋斯特函。）

然而，同一個尼采，以相同的激情，從音樂上掉頭他去。一八八六年中，他寫下有關一八七六年以後的歲月時，有如下的描述：「我開始澈底地否定自己一切羅曼蒂克的音樂——那種曖昧的、矯造的和猥褻的藝術，剝奪了精神力量和愉悅，誘使種種模糊的理念，和傲慢的色慾。『小心樂師！』（Care musician）是今天我對那些勇敢得、足以堅持精神物質中乾淨的人之忠告。」因此，他對音樂的判斷，是與歷代相傳的反音樂的哲學傳統是一致的：「音樂缺乏表達精神上的狂喜的聲音：盡力表現浮士德、哈姆雷特和孟瑞弗特的心靈狀態；它略掉了精神和傳達情緒的狀態。」「詩人較音樂家站在更高的層次上，因為在訴諸全人類上，他作了較高的要求，而思想家則作了還要高一層的要求：他要求吾人集中的和整體的新生力，並且要我們放棄享樂，而與全力揚棄一切自我中心的衝動去戰鬥。」尼采的意見是：「錯誤，甚至致命發展瞭解，和缺乏抑制的恨和誹謗，也許部份是由於對音樂不知節制所帶來的。」音樂是「危險的」：「它的放蕩和它的趣味，激發了基督徒的處境……與缺乏清淨的心智，和暴亂的心靈夢境携手並進。」至少，多少

有點偏愛的，是視音樂爲有些造作的音樂觀。這種造作，最後找到了思想上的最高表達：「音樂是我的前導……所以迄未曾說或想的仍然很多。」

當尼采在區別真摯的音樂與危險的、挑撥性的和混亂的羅曼蒂克音樂時，他好像從音樂這樣一種矛盾的門徑中，找到了一次逃避。對華格納的音樂而言，他冀望反對前者，他相信，前者他已在蓋斯特的作品中找到了。早在一八八一年時，他想像蓋斯特爲「他的第一程序的主人」。他的音樂與他自己的哲學有關聯（一八八一年五月十八日，致歐弗貝克函）；而這種音樂，意指「我們所有的實踐和重生之聲音中的辯證。」（一八八二年十月，致歐弗貝克函）。尼采遵循這一路線，最後要求音樂「必須像十月中一個下午般的寧靜和深邃；它是自足的、舒暢的和溫柔的；一位充滿卑微和嫵媚的甜美小婦人。」而在這一條路線上時，他也讚揚比才的卡門（Bizet's carmen）一曲，爲「了不起的模範；不過，這是不真心所意指的一些事情：「你務必不要把我對比才的說法，看得太認真；因爲我畢竟還是我，我何故不重視他，是有一大堆理由的。」但是，「就以對華格納的諷刺而言，他却有極大的影響力。」（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廿七日，致福哈斯函）。

如果吾人了解，尼采受音樂的薰陶究竟有多透澈，如果吾人考慮到他閃爍的評斷——特別是那些非常錯誤，却對蓋斯特的曲子極力支持的評價——和考慮到他自己作曲時，他認識到音樂不可能是他自己的長處。（尼采以書面於一八七二年承認漢斯·范·彪勞（Hans von Bülow）

下述的判斷：「你的孟弗瑞特的沉思一曲，非常狂妄怪誕，是我在某一段時間以內，所看到的最不協調和不合樂理的東西了……」。全曲是一則笑話嗎？也許是你有意要寫出的所謂未來音樂的一首諧樂嗎？……儘管一派胡言，吾人仍能從你音樂熱的產品中，意識到一些不平凡的和卓越的……精神」。尼采的神經系統——事實上，他的存在之本體——徹頭徹尾是音樂的。但是，音樂誠可謂是他的哲學之主要對手：當他越少思考音樂時，他就越去思考哲學了。尼采的哲學研究制勝了音樂，並且與音樂的掙扎中有所成就。不僅是他的思想過程，同時，甚至是他實有的音樂經驗，是非音樂的、反音樂的。

就他的哲學研究之新材料而言，吾人若要從他的特殊態度上看，仍然可發現係來自另一種淵源。因為確實有一個時候，他十分尊重許多法國作家：如 La Rochefoucauld、芳登奈里 (Fontenelle)、Chamfort，尤其是蒙田、巴斯加和斯當達爾 (Stendhal)。心理分析變成了他的哲學研究的媒介——不是先於因果關係的經驗性心理分析，而是利用認知方法的社會和歷史的心理分析。他希望他的經驗，成爲一種「復甦」一切過去評價觀點，及其反對觀點的意志。他要求合作者們加入他想像的研究途徑：「那裏會有情史，貪婪、羨慕、良心、虔誠或殘酷呢？……關於一天的各個階段，曾去研究過嗎？還有調整時間成爲工作、休息和節慶之結果呢？有關團體生活之經驗——例如，在修道院的生活經驗——曾經記錄下來了嗎？」